

三 个 女 高 中 生 的 故 事

绿

樊家信 / 著

帆

红辣椒长篇儿童小说创作丛书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一章

韦小白、妈妈与狗

“卑鄙”是位“男士”。

“卑鄙”是只狗。

这名字写在纸上也许难看，叫起来却动听，不信，你叫叫：“bēi—bǐ—”妈妈常常拖着好长的音叫唤。教师宿舍楼所有的人几乎¹听得出妈妈的叫唤声中那十足的“洋”味。

其实，它真的叫“卑鄙”。

现在，在9月一个星期天的中午，韦小白带着这只据说还算名贵的玛尔济斯犬，在教师宿舍大楼通向学校大操坪的水泥道上溜达。片片发黄的早落的法国梧桐叶贴在有点湿漉的路面上，灰

白色的地黄黄的“花”，整条小路像一匹素雅的花布奢侈地舒展着。一阵小风小雨初歇，空气新鲜极了。韦小白从三大张语文模拟考试试卷近百道大大小小的题中挣脱出来，她得整休一下自己发涨的脑袋。她清楚得很，不会超过 20 分钟，妈妈叫唤“卑鄙”的声音，就会震荡在自己的头顶，妈妈那是在叫她，催她回到房间回到功课中去。

迎面走来了退休的李芳洁老师。李老太甜甜地微笑着，轻声细语地问：

“小白，这狗叫什么？你妈妈叫得蛮好听的。”

“叫‘卑鄙’。”小白总觉得李老太讲话有着与年龄不甚谐和的甜腻。她已问过三次了，怎么老是不记得？

“名字取得真好、真好。毕竟是你外公从台湾带来的名犬，名字都取得不同一般，这么好听！bēi—bǐ—”

“卑鄙”听到这明显有点奉承的话，非常高兴，它耸耸纯白的丝绒长毛，略转过身子，表情丰富的黑眼睛黑鼻子对着小白，然后扭过头，边向前，边在小白身前身后打转转，炫耀着自己的高贵。

你得意什么？这名字真的如此美妙？卑鄙！韦小白开心地笑起来。

去年夏天，妈妈到香港去见从台湾赶过来的外公。几十年第一次见面，外公竟送给妈妈一只狗，说台湾家里还有一只，是这只狗的哥哥。

小狗新到家里的当天下午，韦小白一连四个电话催同班好友艾雅立快过来。当然电话里只能说，妈妈弄到张北京一名牌中学名牌教师出的高考模拟试卷，让艾雅立快拿去复印一份。不然，雅立的阎王父亲是绝对不准她提早出门的。

天生多愁善感的艾雅立看到一身白毛、黑眼睛黑鼻子、垂耳微微卷着、端庄高贵的小狗，连叫了三声“太漂亮了！”且把“太”字说得特重特长。又抱起小狗亲了三下，大有相见恨晚的样子。可她刚把这位“男士”放在地上，这位“男士”就极不知趣地抬起一条腿，歪着身子，姿势很优雅地对艾雅立拉了一泡尿。

艾雅立脸一红，亲昵地骂道：“好讨厌。”

“卑鄙！”韦小白对着“男士”狠狠地吼了一声。

第二天放学时，韦小白又把同班好友池柳硬往家里拖，让她欣赏一下名犬的英姿。谁知这位“男士”一见到身着红花衣的池柳，先是兴奋地叫了两声，接着用小黑鼻子对着池柳的脚跟闻了个够。然后，这家伙故伎重演，抬起一条腿，姿势很优雅地当着池柳的面拉了一泡尿。

池柳一脸的讥讽，抿着嘴朝韦小白笑笑：

“小白女士，你的名犬就是如此高贵的？”

韦小白哭笑不得，冲着这位不晓得是偶然，还是有意这般厚颜无耻的“男士”，咬牙切齿地吐出两个字：

“卑、鄙！”

“我看就把它叫‘卑鄙’算了，何况跟英语的‘宝贝’同音，别人可不管是中国的‘卑鄙’还是外国的‘宝贝’呢！听起来还蛮‘洋’气：bēi—bǐ——”看到小白真的动了肝火，池柳反倒开心地笑了。

池柳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班上的“全才”，每门功课都绝对拔尖。那年，她以0.8分之差没跨进重点中学二中的门槛，本可通过方方面面的“攻关”硬挤进去，但是她坚决阻止了妈妈借钱去“拜佛”，她宁愿屈居在七中。此小姐脑壳里点子新且怪，

要来便来，这次也只得依了她的命名了。

于是“卑鄙”成了这只狗的名字。

于是韦小白、池柳、艾雅立有了一位共同的“男朋友”：卑鄙。

于是三个好朋友有了一位难得的可以生出许多欢乐的伙伴。

欢乐于高三生，尤其是高三女生是多么难得啊。那天《桐水日报》教育版的一位记者来学校采访高三的学生，分抓学生思想工作的彭副校长把记者先生带到“文科一班”。也许艾雅立长得太漂亮，年轻的记者第一个就逮住她问：

“你上高三了，感到什么时候最快乐？”

“我没有时间快乐。”平时最不爱讲话的艾雅立轻轻地并不着意地冒出了一句最出水平的話，让全班都怔住了。

韦小白和池柳最能掂量得出这句话的份量。“我偏要争得时间快乐”——这是韦小白当天晚上写日记的第一句话。

“bēi—bǐ—”妈妈召唤了。卑鄙迅速做出反应，掉头往屋里飞跑。韦小白一看到卑鄙此时迫不及待去“投靠”，就来气。她常常追在卑鄙后面骂“卑鄙”。可是卑鄙此时决不会理睬小主人，只顾一往无前地奔跑。妈妈在这所中学初中部教生物，她最知道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是怎么回事。卑鄙心里早已非常清楚，小主人的妈妈一高声叫唤自己，那在家里等着自己的至少是一碗剩饭，说不定还有一块肉一根骨头什么的。它能不渴望早点见到那位瘦弱的老是显得有点忧郁的近 50 岁的女主人？

韦小白站在家门口，看见妈妈正低着头，欣赏着卑鄙津津有味地摆弄着一根腊肉骨头。妈妈没有抬起头。她肯定晓得独生女儿就在门边：

“高三了，又要温习功课又要学画画，一出去非得喊才回来。

不小了，你自觉点好不好？外公说，只要你大学毕业，出国深造的事他包了，你怎么就……”

“妈妈，你讲话能不能一次不提外公？我可不是为外公在努力。我的外公与别人的外公不一样是个老头吗？”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的？你……你怎么这么不懂大人的心，你……”

韦小白真的不想惹妈妈生气，又总是惹妈妈生气。这时她走到妈妈身边，变得很乖很“温良恭俭让”：

“覃老师，我认错还不行么？”

妈妈抬起头长叹了一口气。韦小白迅速溜进自己的房间，顺手将门“砰”地关上，让也想乘机溜进来的卑鄙碰了一鼻子灰。它汪汪地叫了几声，以示抗议，随后又去摆弄它的腊肉骨头去了。

非重点中学更不相信眼泪

按“文科一班”班主任迟子迅老师的话说，不是重点中学的桐水市七中，是完完全全浸泡在都市潮里的，它不像本市名牌重点中学一中、二中、三中，都座落在桐水之畔僻静的“学校区”。七中地处市中心。在那段繁华的大街一侧，凹进去一块很宽敞的没有建筑物的空地。不知从何时开始的，空地成了市中心很难得的菜市场，整日人群熙攘，喧哗声不绝，热闹得很。离大街约500米的“凹”底，即市七中的校门。又厚又宽的大木门前还有一道铁栅栏门，像是为了阻隔都市不息的热潮对学校的拍打和冲击。

从校门出来过菜市场再过大街，斜对面就是本市最大的红星

电影院。电影院左侧大玻璃广告窗里，10多天就变幻一次巨幅电影宣传画。那美女那强盗那英雄等等形象身上，也许每天都沾满了七中少男少女各色各样的目光。

学校大门两边连着背街有两条小巷，小巷两边一间挨一间挤着几乎是本市最陈旧的居民住宅，也有不少利用自家住宅开的茶室、电子游戏室和小饭馆。多是下岗职工开的。“近墨者黑”，学校邻近这些地方，让彭副校长最担心最警惕最头疼。

曾有教育界的一位市政协委员写过一个提案，希望市里重视，尽快解决七中周边环境差的问题。上面答复是，这提案很好，很重要，但是市里财政吃紧，暂时无法搬迁学校，也一时无法新辟一个适合的菜市场，无法不准下岗职工利用自己的住宅作为谋生场所。何况类似这种周边环境的学校本市还有七八所，谁有那么多“银两”去改变这种现状？

不过，这种“周边环境”，给韦小白带来了意外的方便。

学校大操场左边的围墙外，是市政府档案局80年代修的职工宿舍楼，艾雅立就住在那里；大操场右边的围墙外，是公共汽车公司的宿舍楼，池柳住在那里。两位的家虽和韦小白的住所很近，要进校门，还是要绕好大一个弯。围墙的墙脚有那么一些大大小小的破洞，人过不去进不来，做狗洞却再适合不过。韦小白突发奇想，她让卑鄙钻过去，让雅立或池柳在那边接应，带着卑鄙到自家去做客。这样驯导了几次，卑鄙就能独自非常熟练地到两家串门了。艾小姐和池小姐有时在家里看腻了书，做累了题，就会一个电话打给韦小姐：

“喂，家里就我一个人，借卑鄙玩一下，就放过来呵！”

韦小姐口里虽然说“烦不烦呵，老是借”，但每次都带卑鄙到左边或右边的围墙边，说声“去去就回！”卑鄙就嗖地穿过墙

洞不见了。待韦小白刚回到家里，电话铃声就会迎接她的归来。保证是两位小姐中的一位打来的，常是一串“哈哈”，外加四个字：

“来了，谢谢！”

韦小白、艾雅立、池柳从初中到高中到这次分文理科，都在这个学校同一班上，人称“三朵金花”。韦小白、池柳从不认为不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就矮人一等，一、二、三中的学生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升学考试时比我们高那么几分吗？真的是“差几分，定乾坤”？屁话。只有艾雅立，整天一副心事重重凄凄惨惨戚戚的样子。

那天午休三个人在一起聊天，聊到了反映中学生的电视剧上，韦小白发牢骚说：

“我最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电视剧反映的都是条件好得不得了的重点中学：现代化的教学大楼，绿茵茵的大草坪，公园式的小树林，窗明几净的电脑室、语音室，笔挺的既典雅庄重又不失新潮的校服，还配有心理咨询老师……试问，中国当前，我们七中这类条件以及不如七中条件的中学多，还是电视剧里那种‘高级’学校多？为什么就不反映一下我们这些不是重点中学的学生生活？我们比他们差在哪里？”

“差多了。”雅立瞟一眼韦小白，她有点怕韦小白冲着自己嚷嚷，“重点中学每年高考，一录取就上百名。我们学校去年说是非重点中学的头名，230人参考，上线的40人，录取的只有27人。我一到了高三，心里就慌了，考不上学校，到哪里去？这些天，我又开始做那个梦，跟着一片好大的绿色的帆在海上飘呀飘。还是只有帆，帆下没有船，我跟着帆飘呀……”

“算了，”池柳冷冷地冒出一句，阻止艾雅立继续“飘呀”下

去，“等你那片绿帆下面有了船，有了新内容，再来跟我们讲好不好？从初三到现在，还像小女孩一样做同一个梦，‘飘呀飘’的，烦不烦？”

艾雅立真的不敢再“飘”下去了。

“人家做梦，管你屁事。不想听别听就是，烦人家干什么？是你自己心里本来就不痛快吧？哼。”每到这场合，韦小白绝对是要保护可怜的大美人的。

其实，高三生谁心里不烦，谁心里不有点胆怯？只是有人不愿讲出来。在高二感觉还不那么明显，一到高三，时间像是一下子浓缩了，非常紧迫。班上绰号叫“大号文豪”的钟宏达时有新作问世，最近那篇他很得意的《告天地》，写得还真的不错：

“伟大的天地啊，你可曾知道，我们高三生是你的一群立在新生活门槛上的儿女，一群可怜的却决不希望别人来可怜的儿女。真的，我们有些恐慌，我们大多数将跳下门槛，投身到纷繁复杂的成人社会的海洋中去；真的，我们有些喜悦，不管前头是大学之门，还是一种美丽的失败……”

学校每届都把高三分成“文科一班”、“文科二班”；“理科一班”、“理科二班”四个班，文理二班是学校重点“培养基地”，是学校保名誉创牌子的希望。尖子都在二班。文一班汇集着“杂牌军”：有准备考美术、音乐专业的，有成绩平平想试试的，有成绩差，高考本无望，家长逼着“呆下去”领走毕业证再说的。

韦小白成绩中上，不顾母亲反对坚决要报考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艾雅立成绩属中下，她对考上大学只有幻想没有自信，她平时也爱画画，是跟着韦小白准备考美术院校的。只有池柳不同，她不属于理科不行只有试着报文科那一类。她理科尤其是数学非常不错，她是深思熟虑过后，充满信心要报考文科新闻专业

的。自从她父亲被坏人杀死成为烈士以后，她就有这个想法。

至于池柳为什么主动要求到“文一”来，而不去应该去的“文二”，大家莫名其妙。不过同学们都知道池柳肯定是对的，她是极有主见的人，她决定的事能错？

池柳只对无话不谈的妈妈讲过理由：第一，“文一”班的任课教师与“文二”班是一套人马，但学校对“文一班”管得极松，有时一些不想听的课不去上，老师不会责怪，好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复习用功；第二，自己不愿离开韦小白、艾雅立。自己在“文一”，她们心里有了“平衡”，三个人也会安心些快活些；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新任“文一”班的班主任是她们高二的班主任迟子迅老师。她信赖、喜欢迟老师。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有位自己素来信赖喜欢的老师关心、帮助自己，她觉得是种幸运是种催促自己向上的动力。她一百次地对自己说，这决不是一种单相思的“师生恋”（就像一些小说描写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师生恋”）。不是，决不是的，不然她就不会告诉妈妈。妈妈是朋友，最理解她。

政治老师都严肃得像政治教科书？不见得。年轻的迟老师思想活跃，善解人意，又很会进行疏导性谈话。从高一开始他就教池柳班上的政治课，一直到高三。在高一，他还是高一“绿帆文学社”的“第二辅导员”，“第一”是教两个高一班的语文老师。“三朵金花”都是“绿帆文学社”的成员。社名就是一次聊天时，迟老师听了艾雅立那个无船的绿帆之梦起的。据说，迟子迅老师一直在写一本中学生读物《青春期的烦恼》，他需要更多更深刻地接触学生，收集更多的资料去研究。绿帆文学社到高二因功课太紧，“没有时间快乐”，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可迟老师的魅力却深深地影响着池柳。

她坚定地认为，自己选择“文一”班是对的。

开学那天，迟老师穿件有点发白的牛仔衬衣，米黄色的毛衣上套着一件黑色的休闲西装，很有男人味地站在新组成的文一班的讲台上，用他浑厚的动听的普通话说说：

“高三了，我知道你们心里很苦，尤其是我们文一班的学生更苦。苦之源来自哪里？来自家长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更多的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压力。我也上过高三，我理解你们……”

这时，艾雅立坐在下面竟抽泣起来，也不晓得她的哪根脆弱的哭神经，被迟老师几句话给拨动了。这个没出息的大美人！韦小白狠狠瞪了她一眼，大美人突然发现自己失态，忙去擦眼泪。

“同学们，对面电影院在上演前苏联的名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要套用这个片名送你们一句话：非重点学校更不相信眼泪。你们算是18岁左右的成年人了，要挺起胸膛起头，努力去竞争。人生最终还是《国际歌》中的那句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在中学阶段的最后一年，我愿作为你们前行的伙伴。当你遇到了困难，‘朋友啊朋友，请你告诉我！’”迟老师最后唱出一句流行歌，赢得了下面一片掌声。

是的，非重点中学更不相信眼泪！

哦，“绿色甲壳虫游击队”

七中的老师对重点中学每年高考都“捷报频传”，从来就不敢恭维。这算什么？每届初中升高中的统考后，首先由重点中学把达线的高材生统统选走，剩下的才按“就近入学”的原则，将考生分配到非重点中学去。

也给我们那么多优秀生源，我们高考不一样“捷报频传”？

当然，七中还是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显显傲气的资本的：七中有两个队全市甚至全省有名，一个是足球队，一个是“绿色甲壳虫游击队”。

七中足球队已连续三年是全市中学生足球赛的冠军。队员穿一身黑色运动服，人称“常胜黑旋风”。各色冠军奖杯摆在学校“音体美”教研室的大玻璃门的柜子里，一片金光闪闪。这支足球队还代表市、代表省到外地参加过有关比赛呢。你重点的一中二中三中行吗？

有统计说，中国6千万中学生中，有46.6%是足球迷，这291万中学生球迷，几乎是足球大国阿根廷全国人口的总和。而在七中几乎100%的学生和60%的老师都是球迷。

奇怪的是女生显得比男生更酷。每次校足球队参加比赛，七中女生啦啦队最显眼。七中没有校服，女生们花花绿绿一大片落在看台上。“七中足球队：胜也爱你，败也爱你！”是女生啦啦队打出的最勇敢最有魅力的横幅。这对七中驰骋球场的男子汉们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总不能让这么好的女孩子们失望呵！“大号文豪”钟宏达从初二起，就是校队的有名的中锋，就是到了别人“没有时间快乐”的高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还时不时在大操坪没有多少绿茵的足球场上显显身手。有人说他蠢，有人说他聪明。反正，他一直是学校最显眼最有争议的人物。

也许是人物就是一种幸福。

说到七中的“绿色甲壳虫游击队”，那更是七中的骄傲了。七中从初中部到高中部学美术的学生特别多，这似乎已成了七中的“传统”。而且每年总有四五个学生考上美院，初中部考上美术中专的就更多。那些荣幸地在胸前别上美院、美术中专校徽的

师兄师姐，又成为还发奋在七中学画的师弟师妹的榜样和希望。于是“要考美院进七中”，已成了桐水市人的常识。

每天上学放学，一大批学生除了背着鼓囊囊的书包，还挎着一个绿色的画夹，从七中校门出出进进，成了七中一道突出的风景。每到美术中专、美术院校提前招生，进行专业考试的四、五月，七中背着绿色画夹去这个城市去那个城市考点赶考的学生，怕总有10多个。他们背着行李，挎着绿色的画夹，离乡背井去闯荡天下，去“笑傲江湖”，也成了令低班生羡慕不已的壮举。

不晓得何人多事，把七中这一群又一群年年都很壮大的挎着绿色画夹的队伍，取名“绿色甲壳虫游击队”。是褒是贬任天下人去说，七中“游击队员”们并不在乎，他们每天只是在学校的美术活动室，在全市各种美术班里，甚至在街头画、画、画。面对着鲜艳水灵的茄子黄瓜画水彩，面对着冷冷的大卫、海盗、林肯、高尔基等等石膏画素描，面对着街头陌生的人画速写、画头像……回到教室回到家里的小书桌前，还要和不是学美术的同学一样，加紧复习文化课。每年总有一些考生专业过关了，所报院校发了“文化准考证”，可在黑色的7月一场文化高考考砸了，被拒之在大学门外。“绿色甲壳虫游击队”的队员们总是在专业与文化课中苦苦煎熬着奋斗着，总想达到一种理想的谐和一种理想的平衡。

难呵，我的天！大大咧咧的韦小白，心里常常这么痛苦地叫唤。

小白的爸爸韦仁没跟那个文文静静的富婆出走前，是市歌舞剧团小号手，当然还会吹奏萨克斯、黑管好几种乐器。也许是父亲艺术细胞的遗传，小白从小就有绘画天分。七岁半时她不小心打烂了父亲收藏的一只宋朝的破瓷碗。父亲第一次朝她大发脾

气，还高高扬起鸡毛掸子吓唬她。她不但没哭，还瞪大眼睛欣赏着父亲从未出现过的凶相。随后在白纸上用铅笔画了一幅父亲的像：几根稀疏的头发向上指，一双眉毛紧锁着，鼓着两只灯泡般的大眼，一只细长的手生了许多毛，又像鸡毛掸高高举过头顶。画的一旁还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爸爸生气了。父亲见到自己的近乎漫画的画像，火气顿消，连声赞叹：“不错，不错，想不到画得这么好！”又兴奋地拿去给在厨房里炒菜的妈妈看，说这孩子有绘画天分，说不定会出个人才。爸爸赶紧把女儿的“处女作”贴在一本崭新的宽大的笔记本上，下面记着“女儿韦小白七岁半画”。

爸爸合上笔记本，摸着女儿柔软的秀发，无限感慨地说：

“等你有一天成了大画家，你今天画的这第一幅创作，就是极珍贵极珍贵的作品了！”

韦小白突然受到父亲这么猛的夸奖，高兴得只会咯咯地傻笑。

“两个神经病！”妈妈骂道。

今天，自己的这幅杰作仍然在那本再没写一个字的笔记本里。有时，韦小白痴痴地望着自己的“处女作”，一种自信伴着一种莫名的凄楚会悄悄从心底冒出来：她常常看到一颗希望的星在前头闪亮，又时不时烦闷不安，觉得前面的路太难走。一个声音对自己说（那声音怎么又像爸爸的？），要自信，我是有绘画天分的，刻苦再刻苦就能成功。一个声音却在说：画到现在，怎么还是这个水平？离高考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难道爸爸看错了自己？爸爸，你能在我身边多好！

真的，她一直感谢爸爸给她的“处女作”那样热情那样由衷的赞扬。这一辈子都难忘的赞扬能产生一种奇怪的魔力，让她从

此爱上了美术课爱上了绘画，虽然学得并不着意无所谓刻苦不刻苦，却从未间断过。从初中到高中，她一直是班上墙报的“美术编辑”。高一绿帆文学社出的社刊《绿帆》，版面、封面设计也是她摆弄出来的。

韦小白产生要考美院，将来当个服装设计师的念头，还是初中毕业考完高中的那个夏天。

那是个最倒霉的夏天，韦小白没考上重点高中，又留在七中高中部当“研究生”（妈妈的骂语：“重点中学考不上，你想留在七中当‘研究生’呵！”）。妈妈比小白更觉得痛苦不堪，时不时数落着韦小白平日不刻苦的“罪行”。妈妈越是做出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小白就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整天哼着歌星于江唱的《心底》，她就是要摆出一副超脱的样子给妈妈看。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她就是想这样做：

“学没考上
在家浪荡
周围的人投来冷眼光
嘴里不说
心里在想
爸妈的脸面一扫而光
我的心情就像张网
白天在家
晚上漂荡
爸妈不说
心里在想
这样的儿子等于白养
喔……”

妈妈听着听着，常常会狠狠地将书、饭勺、小木凳什么的，反正是打不烂的东西甩得一片响，然后气鼓鼓地冲出去。小白望着妈妈瘦弱的背影，一边唱一边却流了眼泪：我就真的快活？我的心也在流泪呵，妈妈……

过不久，韦小白病了一场，无名高烧，好不容易才退下去。

幸亏姑姑美院毕业，分到桐水市工业学校教服装班的服装设计和裁剪。

她喜欢姑姑。虽然姑姑样子极像“出走”的爸爸，可姑姑就是姑姑。小白不像妈妈，自从爸爸离开了她，离开了这个家，她见到韦家的人都没有好脸色。

姑姑并不很漂亮，却极有气质，秀发向后盘起，如堆着的云，露出了一片高高的宽洁的前额。看书画画时，才在挺直的细细的鼻梁上架上一副无框的轻盈的树脂胶片的眼镜。平时，一双不大却很明亮很温和的眼睛爱专心专意地看着你，静静地听你讲话。她常穿一件无领的黑丝短褂，下着一条浅咖啡色的粗麻的大脚裤，肩上挎着一个藤编的挎包，一切来得朴实无华，一切又那么精心周到。

“嫂子、小白，你们愁什么愁，不就是没考上重点吗？有什么大不了的？非考上重点才有出息？不见得吧。我初中上的是民办学校，高中都没读，自学了两年，不也考取名牌美院了？不怕你们说我骄傲，我的毕业设计还得了全国服装设计大奖呢！我就是不错。小白，走，到工业学校去散散心。学校办了个服装培训班，那些学员多半是县城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在家待业的，都开心死了！走！”姑姑把小白带走，在自己的单身宿舍小住了两天。

姑姑真棒，在一些白纸上，七画八画，一张黑白服装效果图就会奇妙地展现出来。唰唰再添几块色彩，那春装的轻快、夏装

的飘逸、秋装的洒脱、冬装的华贵就在高高的“模特”身上大放异彩。

那群县里来的学员真是开心死了。姑姑先教他们画效果图（有的水平明显比小白差多了），再画设计图，然后用拼贴起来的大张报纸当布去学裁剪。也有基础好的，拿块新布试着试着就动了剪刀，最后到机子上去缝制，这世上第一件自己设计出的服装就这样诞生了。有做得不错的，穿在自己身上，学着职业模特一扭一扭地往前走，向同伴们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姑姑带头为他们的初步成功鼓掌。有做得一窍不通的，自己不敢穿，被哪个调皮的抢着穿上，多半像马戏团的小丑，惹得大家一阵狂笑。此时，姑姑可以妙手回春，指点那位已满脸通红的整脚的设计师修改加工。这时，大家静下来，各做各的事。突然，不知是谁哼起了歌，接着大家也唱起来，姑姑也跟着唱：

“青春时光在这里度过/似水年华悄悄地逝去我们不愧惜/因为一切已成为一个不灭的记忆/深埋在心底/哦……”

就是这两天，小白把考美院服装专业的志向深深埋在了心底。她曾对着姑姑宿舍前那棵树冠好大好青的柚子树发誓：

“我，韦小白，痴心不改，立志考美院。”

如今，她为自己能成为七中“绿色甲壳虫游击队”队员而感到庆幸。她渴望那一天的到来：背着行李，挎着绿色的画夹，去闯荡“江湖”。

热 茶 风 波

不晓得是哪位高人的发明，要这般整治一番高中毕业生，而